

## 发展与开拓：走向新世纪的老舍研究 ——兼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

杨剑龙

1 回溯新时期 20 年来的老舍研究，反观新时期 20 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但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发展与开拓。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与欧风美雨的吹拂滋润密切相关的，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带着一种“文化偏至”的姿态，批判反对中国的一切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翻译介绍众多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化与文学，因此有人认为“五四”时期构成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断层。

“五四”时期，鲁迅以“拿来主义”的姿态阅读果戈理、显克微支、夏目漱石、森欧外等作家的作品，他说他的走上创作之路“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sup>①</sup>，他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sup>②</sup>。老舍的创作同样得益于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以“多学几招”、多长出一两对眼睛去看“所能看到的世界”的态度，“要为世界的文艺遗产之承受者”<sup>③</sup>。在老舍的创作中，狄更斯、康拉德、萨克雷、但丁、契诃夫、果戈理、福克纳等西方作家都先后对他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从而构成了老舍创作的独特风格。

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是在中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他们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濡染与影响，这种濡染与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任何文化与文学的断层都割不断的，这是流注于中国现代作家血液之中的，倘若我们一味关注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中所受到的西方文化与文

学的影响，而忽略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烙印，那么我们的文学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谈到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难以割断的联系时，有人指出：“一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曾与封建恶势力勇敢搏斗，但当整个运动退潮后，又曾在寂寞苦闷中求助于老庄，想出家为僧，甚至想自杀（如王以仁）。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他们身上既体现出新时代的文化性格，又积存着旧时代的文化基因。因此，当他们猛烈地批判了传统文化之后，又走了回头路：胡适去整理国故，周作人、林语堂玩味明代小品，钱玄同热衷古文字……在他们身上，五四时期荡涤传统文化的锐气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sup>④</sup>这种分析是切中肯綮的。鲁迅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对待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尼采、叔本华、施蒂纳、达尔文等人的思想都被鲁迅拿来，成为他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但是，鲁迅“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sup>⑤</sup>。在老舍的思想与创作中，他虽然深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他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烙印，儒家文化、老庄思想等中国的传统思想渗入了他的人格与思想之中，就在文学的领域里，他对唐宋传奇、“三言两拍”等白话小说的熟读，对《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名

著的偏爱,对《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侠义性作品的喜欢,对《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的喜爱,对桐城派散文、陆游、吴梅村诗歌的爱不释手,都对老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34年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sup>⑩</sup>虽然鲁迅在此谈的是关于木刻艺术道路的,但是,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样是走着这样两条路。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在有关老舍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十分关注前一条路,即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而忽略后一条路,即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传承与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显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创作的全貌。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这种将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的影响视为主要的外驱力的观念与方法,使我们的新文学研究走向了一种极端,忽略了新文学发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传承的一面,忽略了新文学发生与发展内驱力的注意与研究,这也使我们往往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简单地归于西方化,而忽略了中国新文学在迈向现代化途中中国文学传统的意义与价值,甚至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视为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一蹴而就的激变,而忽略中国新文学迈向现代化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更有甚之的是有人还竟然以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从而否认中国新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在老舍的研究中,1929年朱自清发表了老舍研究史上的第一篇论文《〈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在该论文中,朱自清就追溯了老舍创作风格“讽刺的情调”与“轻松的文笔”与《儒林外史》、清末“谴责小说”、《阿Q正传》的渊源关系。解放以后,有人在研究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时也曾指出:“首先是作者继承了许多古典作品

(《西游记》、《水浒》、《儒林外史》等)的结构方法……”<sup>⑪</sup>他们虽然都注意到老舍的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然而他们大都点到为止,没能深入细致地展开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后,对于老舍的思想与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已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仍然未见到具有相当深度与力度的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这需要热衷于老舍研究的学者们努力去探索,去开掘。这种情况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也须我们去进一步开拓。

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大作家,他在小说、散文、剧作、曲艺等多方面均有名篇佳构。老舍的一生坎坷而曲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沉浮中,他与茅盾、郭沫若、巴金、曹禺等曾经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佳作的作家们不同,解放以后,老舍还创作出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佳作《茶馆》,创作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龙须沟》,而上面所提及的诸多作家在解放以后几乎没有可以留存下来的佳作,老舍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与总结,这对于我们今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们对于政治运动的热衷,由于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偏颇,由于我们对于思想改造的强调,从新民主主义时期步入解放的知识分子大都被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为了尽快地转变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就努力改造思想,靠拢新的时代,讴歌新的时代,他们纷纷走向新的生活,纷纷走进新的时代,努力脱胎换骨,以自己新的思想与新的创作步入社会主义。在这种历史氛围中,作家们纷纷放弃了自己先前熟识的生活,放弃了自己先前熟识的创作方式,努力把自己真正融入到新的时代中去,溶化到新的生活里去,消融到民众中去,努力去宣传政治任务、颂扬英雄事迹、讴歌领袖伟绩,他们抛弃了自己已有的个性性格、创作风格,追踪时代的新风,将自己的创作消隐于一片慷慨激昂的

英雄颂歌里。许多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带着十分真诚的自我批判意识，否定自己过去的创作与情感，而以靠近时代、靠近民众的新姿态从事创作，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具有新时代的色彩。然而，文学创作缺失了个性就不可能具有艺术的光彩和生命力，郭沫若汇进民众的趣味里，写出了索然无味的诗歌集《百花齐放》；曹禺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炼生活，写出了概念化的《明朗的天》；老舍注重思想教育走进新的生活领域，他的《方珍珠》、《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等作品“因宣传而失去艺术效果”<sup>⑧</sup>；巴金努力“脱胎换骨”投身于人民革命运动中，他的短篇小说集《新声集》努力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自认为“它们是新的声音”，却失去了他创作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从总体观之，大部分从新民主主义时代走来的老作家们努力以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去迎合新的时代，以此努力获得一张步入新时代的入场券，走进了群体失落了个性的创作使他们的作品政治色彩愈浓、艺术品位愈低，这大概是这些老作家们解放以后普遍创作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吧！

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老舍在解放以后仍有佳作产生：《龙须沟》以其熟悉的北京贫苦的市民生活为题材，通过一条沟与四户人家的变迁，艺术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新旧社会北京人民生活与命运的嬗变。剧作生动地塑造了程疯子、赵老头、王大妈、丁四、丁四嫂等一系列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老舍自己曾经说：“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撑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物就没有那出戏。”<sup>⑨</sup>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的《茶馆》，被称为是老舍“这时期创作上的一个意外的收获”<sup>⑩</sup>老舍创作《茶馆》时，避开他所不熟悉的新人新事的题材，而回到了他十分熟识的解放前北京市民生活的基地，通过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等

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生活的描写，反映了近代五十年来社会的变迁与人民的苦难。谈到《茶馆》的创作时，老舍说：“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这些人，好像我都给他们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sup>⑪</sup>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是一部并未完成的杰作，作品通过旗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清末生活生动的历史与生活，袒现了老北京的乡土人情与市民心态。

综观老舍解放后的生活与创作，他能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仍然创作出为世界所瞩目的佳作，使他的艺术生命不为畸形的政治与畸形的时代所扼杀，而不像诸多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一味去迎合社会、迎合政治、迎合时代。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自己所熟悉的人物，不为空幻的激情所左右，不唱高调奏空曲，这大概是老舍解放后的创作中有所成就的主要原因吧。

对于老舍解放后创作作深入全面地思考与研究，这对于进一步总结老舍创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反思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规范今后的文学创作，对于如何促进今后文学的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自80年代提出了20世纪文学

3

的概念以后，这种说法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20世纪文学的提出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思路，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随着20世纪文学观的深入，20世纪文学史的撰写与出版也逐渐有所成就，不少高校也先后开设了20世纪文学史的课程。然而，我们发现一些20世纪文学史著作的构思与20世纪文学史课程的开设，大都缺乏一种史的视野与观照，有的仅仅是将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拼凑在一起而已，缺乏对20世纪文学发展脉络的勾勒与观照，缺乏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视野去研究评价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现象、一个作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与价值，缺少了20世纪文学史眼光与视野的文学史，仍然带着新瓶装陈酒的意味。

虽然文学发展的历史并非与世纪同步的,虽然20世纪文学的提法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种概念提出的意义仍是不可否认的,她使我们能够用一种宏观的背景来观照文学现象与文学发展,而不拘泥于文学的一隅就事论事地进行研究。

新时期的老舍研究虽然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老舍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仍然要进一步开拓与发展,以20世纪文学的视野来观照研究老舍的创作,也是拓展老舍研究的一个视角,只有将老舍置于广阔的20世纪文学史的背景中进行思考与研究,才能使老舍研究更加深入,更加深刻。

老舍是在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滋养中成长起来的,他在继承了东西方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他的对于老北京下层市民生活的关心与描写,他的幽默的语言风格,他的独特的叙事方式等,都使他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使他具有“市民诗人”的美誉,并使他的小说成为“京味小说”的代表。

倘若我们以20世纪文学的视角梳理从现代至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窥见现实主义思潮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的沉浮,就可以窥见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中现代派文学一条或隐或显的流脉,就可以窥见中国文学走向大众化的坎坷艰难的历程,就可以窥见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追求的不同轨迹,而在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上,每一位作家都存在着他独特的位置,无论其在文坛的影响或大或小,无论其创作或多或少。倘若要梳理20世纪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必须将作家的创作置于这种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中进行考察探析,不仅要观照他对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承继,而且要梳理他对后来者的影响,这样才能真正探析出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鲁迅被称为中国新文学之父,正是由于鲁迅的思想与创作影响了诸多的后来者,他的诸多作品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他的作品不仅成为当时许多年轻作家

模仿的典范,而且影响了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的创作。老舍虽然并没有文学巨匠鲁迅这样的声誉和影响,但作为一位文学大师,老舍的创作也对诸多后来者产生过影响,尤其是对在北京生活的、以描写北京市民生活为主的作家创作产生过影响,我们也应该研究与梳理老舍的创作在文学新时期的意义与影响,老舍的创作对于新时期文学中“京味”风格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老舍的研究中,还有诸多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诸如老舍的语言在中国白话文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诸如老舍的通俗文艺作品研究,老舍与中国文艺通俗化运动的研究,诸如老舍的小说与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的研究,老舍相声创作的研究,老舍京剧创作的研究,老舍的曲艺作品的研究等等。

随着老舍小说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世界开放,老舍的创作越来越被国内外观众与读者所了解、所熟悉,这也促使了老舍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开拓。在即将告别20世纪之时,我们总结老舍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取得的成就,也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与开拓我们的研究,从而为迈向21世纪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师大人文学院教授 邮编:200234)

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鲁迅书信集·上》第398页。

③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④龙泉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第137—1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⑤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6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⑥见鲁迅:《且介亭杂文》。

⑦思基:《读老舍的〈骆驼祥子〉与〈龙须沟〉》,载《生活与创作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⑧老舍:《谈〈方珍珠〉剧本》。

⑨老舍:《〈龙须沟〉的人物》。

⑩见林曼叔等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第207页。

⑪老舍:《对话浅论》。